

判各莊的事故

管樺著



山東新華書店出版

857.7
845.1-4
2

荆各莊的事故

樺 管

山東新華書店出版

一九四八年一月



3 1761 3965 1

序

解放區的農民正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用自己的覺悟、團結，用自己的無敵的力量，來推翻幾千年來壓在頭上的封建統治，而且今天還在更汹涌地繼續着這一個驚天動地的鬥爭。農民們給自己打天下，要自己坐天下，「余二爺」一類的人被農民消滅了，「張有餘」一類的人被農民教育了，二拴、小缸子等這些大多數窮苦的農民伸起腰當了政。

「荆各莊的故事」就是記載着這樣的一個故事。

鬥爭剛在開始，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眼界，也剛從農民的鬥爭中張望了一下。所以「荆各莊的故事」，是不是能代表冀東農民鬥爭典型的面貌，我們還不敢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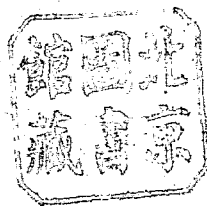
管樺同志在農民鬥爭中實際體驗了三個多月，又費了三個多月的工夫寫成了這本小說，在時間上說還嫌太快。但是從農民鬥爭中寫農民，再拿在正進行鬥爭的農民裏去求得批評，這對於將來更完美的文藝創作的出現，是有益處的。

管樺同志曾說：「嫌這個故事寫得太長，」我讀過原稿之後，却嫌寫得短，因為「

荆各寨的故事」，是從農民所痛苦、受壓迫、一直寫到覺悟、組織、鬥爭、垮台、再鬥爭以至勝利。人物上也寫出了地主、狗腿、農民、村幹、區幹、工作團等等，還複雜生動的故事，却還不到兩萬字。管樺同志自己也說道：「就只是敘述出故事的梗概」。是的，梗概也好。我希望這故事是冀東文藝界的第一炮，以後管樺同志或別的同志，會寫出更好的東西來。

胡青

荆各莊的故事



還鄉河沿上，有個村莊，名叫荆各莊，按灶火門數，有三百多戶人家，靠北頭，西街，緊把咱，有三間土坯房，出後院籬笆門，就是還鄉河，河水捲着黃沙，在這轉角地方打個漩渦，就擱着一片蘆葦，伸向遠方去，荆各莊管這裏叫做「北灣」。

夏天，蘆葦深處，咕呱的青蛙聲，撲鼻的薄荷香，孩子們洗澡，打漁人，在下游一箭地方撒網打魚，也有在河埧樹底下乘涼看熱鬧。晚上，人就更多起來，真是荆各莊美好所在。

自打鬧出鬼來，這裏就冷落了，白日，趕上悶熱天，還有個半人來洗洗澡，到天一擦黑，半個人影也不見了，只有青蛙和着奔流不息的流水聲，甚是荒涼。

要問這鬼是怎麼鬧出的，非從「小霸王」余仁厚說起不可。

余仁厚是荆各莊首戶大財主，荆各莊那家不是指着余二爺喝碗粥？余二爺究竟有多少地，誰也猜不透，只是荆各莊有句俗語：「進一步就把余二爺地踩個腳印，莊東頭房山倒了，砸的是余家

地，莊西頭房山倒了，砸的還是余家地。

余二爺雖然號稱「仁厚」，却不仁厚，他養着兩隻狗，一隻是白爪掃帚尾巴大黑毛，一隻，就是余二爺腿子那大疤拉，因他眉梢上有兩塊疤，荆各莊人給他起個混名，叫「四眼子」余二爺眼一瞪，黑狗不咬四眼子咬，四眼子不咬黑狗咬。

余二爺有一條哭喪鞭，是專給種地戶們預備的，四眼狗那大疤拉每到秋後催租討債時，就斜瞪眼，說道：「你要挨的住余二爺那條驢雞巴鞭子，就不交！」

余仁厚家業是「旱地拔葱」「平地一聲雷」的暴發戶。

原來，余仁厚年青時，是個拍驢屁股的糧食販子，攛掇子合攛的落了兩個錢，就趕集買洋錢，後來，正月間辦了兩個大錢桌子，一名「龍成齋」，一名「德順號」，印出大捲錢帖子，買進白花花洋錢。接着，就放賬，好戶容易，窮人借錢，就難了，要寫押契，有房押房，有地押地，送老契，寫文書。八個月為一年，一年一打利，「吃三不過五」。怎麼叫「吃三不過五」呢？到日子時，過三天還可以，過五天就不行了。文書上，早寫着：

「本利不到者，地由錢主自便」

那年，大苦春頭上，青黃不接時候，朱貴指地借錢，一共五畝地，寫了個押契，使錢四十元，正趕鬧賤年，贖不起，利打利，利滾利，地是余二爺種下去了。可是，出差，拿糧，却還是朱

貴的事。朱貴忍淚支持了二年，實在支持不下了，去找余二爺，賠笑臉，說道：「二爺！拿糧出差，還是你老吧！」余仁厚騎炕上，擰着鴨子腿，眯縫着眼，代答不理，用鼻子哼道：「怎麼啦，要寫死契呀？」老朱貴地下站著，打個冷顫，苦笑道：「你老聽錯了，我說是應該你老拿糧出差！」

余仁厚撲楞坐起來，橫着眼叫道：「你的地叫我拿差？」

朱貴一看，一點商量沒有，涼了半截，直顧半天，心一橫：「二爺，那麼着吧，地賣給你老吧！」余仁厚翻開賬本，拿算盤打了打，說道：「本利合一，找你一塊六毛錢，清了。」

朱貴立了文書，測了押，手拿一塊六毛錢，向家走去，全身像有七八百斤重，一步一步，腳像踏在棉花上，好容易走到家，倒炕便哭了，全家問明白，也圍着哭起來。

當天後晌，朱貴，用這一塊六毛錢，買了捲燒紙，獨自到祖墳燒化，跪哭了一場，就跳北灣淹死了。

余家是個大沙窩，只要伸進一隻腿，就拔不出了，越動越，越往裏滾，直到沒頂拉倒，像朱貴這樣人，余家不知害了多少。

余仁厚有地就買，再加上壓死的，當死的，地就不知有多少了。用錢帖子買進現洋，大捫小把，一堆堆，也差不多了，忙把龍成齋德順號，關了門，說是，出了假票子啦，錢桌子不出啦，

手拿兩字號錢帖子的，慌了，忙去兌換現洋，初時，還把票子接過去看。捧在桌子上道：『假票子也來換錢？』後來，竟看也不了，見有拿貼子的進門，就把眉一掃，『假票子也來換錢呀？』來人心想：怎麼你還沒看，就知是假的？人們知道上當了，有那實在氣不過的，到余家門口，把錢帖子，一張張放石階上，拿鞋底子，巴巴乘達，一邊叫着：

『喪良心噢……喪良心噢！』

余仁厚蓋了一所瓦轎也似的宅院，黑漆大門，上馬石，下馬石，親朋們，送了個『恩重鄉里』金字大匾，高高懸掛起來，出門有二狗保駕，脚一動，荆各莊四角亂鑽，人們給他起了個綽號，叫『小霸天』，又因他是個色鬼，見好看的閨女媳婦，就要弄手玩玩，玩够一推拉倒，所以，人們又叫他『官跑狼』。

二

一天，『小霸天』在北灣河埕上，看孩子們玩水，偶一同身，見籬笆門大敞着，裏面是三間土坯房、堂屋，一個穿藍布衣裳的閨女，斜坐在門坎子上，納鞋底，雖然，只看見半個臉，『小霸天』的慾火早接耐不住了。一打聽，是種地戶楊殿文的女兒。回家，傳了一道『聖旨』：『余老爺要楊殿文的女兒，來洗洗衣裳』，那敢不去。一去，墜五天，回來，茶飯不吃，哭了一夜。

，快天亮才睡下，媽媽稍放些心。

清早，睜眼，女兒不見了，媽媽同弟弟小二拴，前頭後頭的叫，不見答應。老楊殿文坐門坎上，不言語。

只見三黑子呼呼吃跑來，叫道：『小二拴，小二拴，你姐姐死在余仁厚門口啦！』

小二拴跌跌撞撞向外跑，像在夢裏，眼睛黑虎彪，甚麼也看不見，甚麼也聽不見，被泥滑倒地上，爬起來，還是跑，媽媽和爸爸，都拉後了。

余二爺門口，黑壓壓圍滿了人，小二拴從胳膊底下鑽進去，姐姐直挺挺的躺着，腦門通鼻梁一道刀傷，冒着黑色膠黏的血，菜刀還在手裏攪着，小二拴拉姐姐手噤了，媽媽爬姐姐胸上，哭不出聲來。楊殿文四十多歲的人了，只有這麼一兒一女，他像個啞叭，直呆呆的立着，在場的人們，都掉下眼淚，氣的革迷革迷咬牙：

『太不拿咱們窮人當個人啦！』

『和他拚！反正窮人早晚叫人家捏弄死！』

『找說理地方去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那怕事的老年人們嚮住道：

「算啦，算啦，余家就是衙門，衙門也就是余家，上那說理去？」衆人只得乾吵一陣子。楊殿文立着立着，從人縫擠出就走，田老久追上去叫道：「那去呀？」楊殿文只是悶着頭走，田老久緊緊抓住他肩膀，搖撼着：「我的好哥哥，你上那去呀？」楊殿文說道：「告狀去！」田老久唉了聲說道：「郝大疤拉早拿大捲洋錢票子，城裏等你去啦！咱們豁臂折了，往袖子里吞，忍了吧！」

楊殿文眼瞞地，立了半天，嘆口氣，眼淚巴達巴達掉下，一聲不響跟老久回來。

就這樣，余二爺「恩賜」了一領蓆，細了三道藏繩，草草埋掉。

春天，小二拴跟爸爸下地，到地頭爺兒倆呆住了，李富全家，正在撒糞下種，「四眼狗」在一邊蹲着。爸爸喊：「種差啦！這是我們的地嚟！」却沒有人理會，小二拴跑過去叫道：「憑啥種我們地呀？」四眼狗猛的跳起來：「甚麼你的，余二爺抽回去，給別人種啦！」一邊斜眼罵道：「媽拉個×的，狗坐轎，不識抬舉，賠二爺睡兩天覺，鬧人命吓唬誰？」

小二拴拉着爸爸手哭了，爸爸坐地頭上，一句話不說，眼望着地，眼淚巴達巴達往下掉。

從此，老楊殿文，每晚蹲在房後，河埕樹底下，直望着還鄉河滾滾的流水，直到深夜。有時蹲到天亮，才慢慢立起來。嘆口氣。回到屋裏。

從此，媽媽給人家縫連補綴，兩隻手抱着一根線，縫幫納底子，爸爸領二拴出外做短工，二

拾年紀小，管飯不給錢，秋收時，也拾糧穀柴，早起一口稀粥落肚，懷裏揣塊高粱窩窩，頂到日頭落，天天熬的兩頭黑，真是泡在眼淚裏過日子。

也是秋收時，二拴跟爸爸下地拾柴，一塊棒子地，棒子批走，只剩茬子了，二拴拾個丟下的棒子，遞給爸爸，爸爸剛接手裏，碰巧『小霸天』下地回來，屁股後跟着兩隻狗，『小霸天』眼珠子一古魯叫道：『好哇！偷到我身上來啦？啊？細起來！』

不由分說，四眼子吼的聲撲上去，把楊殿文網個結實，進村時，四眼子在後牽着，一邊喊：『快來看哪！逮住毛賊子啦！』余仁厚分付四眼子『叫他自個喊，不喊就揍他！』

四眼子拳頭，在老楊背上，打鼓般咚咚的搥，老楊含淚一聲聲的叫。

到廟裏，吊橫樑上，『小霸天』從家取來哭喪鞭，沾着涼水抽，一邊叫着：『今個我把你這賊骨頭抽碎拉倒』。

一道鞭子，一道血印，衆人看着實在難受，上前求情：『二爺，高高手，叫他過去吧，秋收秋收，連拾帶偷！』

那小二拴見爸爸被細，早哭着找媽媽去了。

媽媽拉二拴到廟裏，跪二爺跟前求饒，才放了手，鬆下時，已經癱軟地上，衆人幫着攙回家，躺在炕上，顫微微攢住二拴手，說不出話，眼淚簌簌流下來。

隔了一天，半夜時候，楊殿文獨自在河岸上嘆口氣，就扎進河裏了。

白天，打魚的打撈上來，告訴媽媽，媽媽哭，二捨哭，鄰人也陪著哭，真是淒慘。

楊殿文埋後十幾天，這日，那大疤拉出外討租回來，食了天黑，沿著還鄉河岸走，已是深秋時候，月亮淡淡的，四野無人，黑虎虎一片荒草，河水拍打著流過去，一陣風吹過來，打得蘆葦嘩啦嘩啦響，那大疤拉脊骨骨涼氣，覺著發森，猛然，聽對岸有鬼哭聲，心裏更覺發毛，乍着胆子，蹲下身一看，對岸正是死鬼楊殿文家院後北灣地方，不由心跳起來，又看，大樹下影影綽綽，有個黑虎虎的，賊人胆虛，魂都飛了，唉呀一聲，撒腿就跑。倒把樹底下正在哭泣的二捨和媽媽吓了一跳。

第二天，荆各莊就傳起來了：

『北灣有淹死鬼啦！』

『一到夜裏，就在樹底下哭哇！』

有的說：『那是冤魂不散哪！』

從此，北灣看不到人來洗澡打漁，冷落起來。

三

冤屈爛在心裏頭，媽媽只有苦熬日月，拉扯着二捨過活，二捨漸漸大起來，到十七八歲，長

的像虎羔子一般壯實，又有牛一般的氣力，活計靈巧，幹起來，一個頂兩個。

一天，余仁厚說：『拴頭哇，到我家扛活來吧！比別人多給兩塊半錢』！二拴到家同媽媽商量：『冤家對頭，本不願去，可是，零零碎碎給人家做短工，三天打魚，兩天晒網的終不成。二來，賣的是力氣，掙的是錢，餓着肚子，還賭什麼別扭？』第二天，二拴就挾條破被，到余家上工去了。

過了幾個月。

媽媽來找二拴，家揭不開鍋，打算先交兩錢買糧吃。二拴去見余二爺，余二爺說：『去錢不就是買糧食嗎？到倉裏還一升』！媽媽拿二升小米走了，心想，老傢伙必是想從前的事，良心發現了？

又過些日子，余二爺叫二拴到屋裏說：『二爺給你一雙襪子，以後要好好幹，二爺斷待不了人哪』！二拴拿着二雙新水活色布襪出去，納悶：老傢伙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？

從此，也常給二拴些破褲子爛襖，一升半升的糧食。

立冬散活時，二拴去賬房算賬，賬房李五爺戴着眼鏡，翻翻賬本，抬起眼皮說：『你還欠東家錢呢』！二拴一愕說：『還欠東家的』？李五爺冷笑道：『灌去的糧食，拿去的衣裳，白白送我的？』二拴耳朵嗡嗡響，眼睛冒金花：眼睜睜這一年的黑汗白流了。李五說：『二爺說，欠的錢

抹啦！就是希望你明年還來上工」。

二拴到家，母子二人抱着哭了一場。

第二年春天，余二爺打發人來，叫二拴上工，二拴跳起來罵道：「媽拉個×，蘿芭辣了咬一口，還上他的套？」

從此二拴就做豆腐賣，有時也做做短工。

一天，二拴賣豆腐回家，到莊頭上，聽背後有人叫，回頭，見三黑追上來，二拴放下挑子問他甚麼事，三黑說：「咱莊要土地改革，清算鬥爭啦，咱們要翻身啦！」二拴聽了，却直愣愣的立着，三黑說：「不信？別莊早展開啦！」二拴說：「不是我不信，我問你，村長換了沒有？」三黑說：「沒有哇！」二拴搖搖頭，嘆口氣說：「那咱們就想翻身鬥爭？」

四

荆各莊村長，姓曹，名三望，因他腿有點拐，走路一掙一掙的，都叫他，「曹三掙」。「曹三掙」在荆各莊也是個瓦房高廐子肥的富家戶，仗着祖留的產業玩鳥，要錢鑽窟窿，爬牆頭，什麼都幹，就是不幹兩件事：一、不幹好事，二、不幹正事。抗戰時，八路軍來了，區幹部對他下了番教育，號房子、站崗、送信、請同志他家去吃住，看來，真轉變了。這年，趕上日本鬼子大

掃蕩，情況很緊，他也跑出跟工作同志活動了半月。情況緩和、回家、就神氣起來了。留了分髮式，鼻樑架上了黑鏡子。手提哭喪棒，簡直斜着肩膀走路了。

碰巧，荆各莊選村長，會場上，他也講話，甚麼『這回，我本打算脫離生產，區長非叫我回來不可喲！』『說荆各莊人，都是頑固頭，叫我把荆各莊整理一番喲！』胡調了一大套，大家一聽，政府叫你整頓荆各莊來，我們不願意。也得願意了。

就這麼，曹三揀當了荆各莊的村主任，俗語說：『貓兒得意賽似虎』有了『官職』氣焰更高起來，隨便指派人給他出差、幹活，三句話不對頭，伸手就打、張口就罵。荆各莊人說：『舊封建沒倒，新封建又來了』『公要餛飩，婆要面』『多個菩薩、多對臘燭喲！』

這小子，又整天鑽窟窿盜洞，見那好看女人，就想法搜懷裏睡才罷，荆各莊有一支歌：

荆各莊、北頭窪，

兩隻老虎真可怕，

一隻虎、余仁厚，

二隻虎、曹三錢，

兩隻老虎一瞪眼，

荆莊老少亂搭撒，

(亂哆嗦的意思)

一天，半夜時候，二拴同媽媽做豆腐，準備起早趕集，聽聞壁老馬家房上有響動。出去看，馬家豬圈上有人影，忙喊道：『有賊啦，捉賊呀！』

半趟街人，都提燈籠火把來拿賊，二拴領大家到豬圈房上說：『明明還有個人，怎麼不見？』正說着，聽底下有人哼哼，拿火把一照，賊人正在糞水裏滾呢，原來，這人，腳正踩在豬圈房上，聽二拴喊，着慌，走神掉進坑裏。大家喊：『逮住，逮住！』爬着圈牆，伸下麻桿火把一照，都愣住了，原來是曹三搥，在糞水裏正哼哼呢。大家互相覷覷，都悄悄溜走了，才知道，他又竊佔着馬二寡婦的閨女。

曹三搥自從當了村主任，余仁厚三天兩頭請，肥魚宰肉，吃完，就是烟茶侍候。『恨誰偷誰，吃誰向誰』又加余仁厚常在他耳朵吹風：『看不出來呀！咱們有錢的再不一心，難道路替財往外擲，向着窮小子不成！』漸漸的，兩人一個鼻子眼出氣，成了共受禍福的深交。政府實行統一累進稅，曹三搥連余仁厚就隱報了一半地，這一半地的花銷，他們不但不拿了，而且，都還派在窮人身上。

區幹部一年半載來一趟。來了，也是吃住都在曹余二家。剝各莊的事情，他們，陀螺兒似的，攪了個風雨不透，只是聽聽村長的『彙報』，又見各種工作完成的挺好，還時常誇獎曹三搥爲『

模範村幹」。

五

這天，曹三撻從區裏回來，家裏沒進，連氣跑去見二爺。

余仁厚知他去區裏開會，早預備下了酒肉「接風」，一邊切西瓜，一邊聽三撻報告：

「區裏張主任叫馬上配合農會，發動羣衆清算鬥爭，澈底實行耕者有其田、澈底消滅地主……」

余仁厚一屁股坐炕上，心想：完了，完了，闖蕩了一輩子的家業，眼看要付於流水！

曹三撻連吃帶說：「還有辦法！」余仁厚聽還有生路，定定神，有聲無氣的說：「快說吧！」

「曹三撻見余二爺也不躬下問了，用手擦擦沾在鼻子尖上的西瓜水，忙獻計說：『只要把農會主任張有餘賄通，就沒問題，那是個貪小便宜的窩囊廢，自他當了農會主任，二爺貼補他也不少啦，這回，再送他幾畝，租給他幾畝，送是真送租是假租，不要租錢。別人呢，看情形，一畝半畝，浮皮潦草點綴點綴，不寫死契，只寫送契。』」

余仁厚頭點個不住：「還可以，還可以，只是區裏張主任那小子，別看他憨懶，萬一來了，就精怪！曹三撻說：『不怕，咱們快辦，給他打個報告，一來道謝，二來他的事情多，見咱們莊已經完成就沒空了！』說着很得意自己妙計，就嘻嘻嘻嘻的笑起來。」

二人又計劃了一番，就吃飯，余仁厚猛然想起：『三望，我莊北有一塊地，四四方方二十五畝，你種吧！』三撓一見二爺有了賞，眉飛色舞說道：『我還刮削二爺，嘻嘻嘻嘻，我還刮削二爺，嘻嘻嘻嘻！』

第二天，開了個全村大會，余仁厚當衆把地『分了分』，又搬出些破箱子，舊衣裳，錫燈籠千子的也『分了分』，余仁厚很神氣的走上主席台講起演來。甚麼『共產黨的主張，耕者有其田，我早同意啦』『爲了我們荆各莊都有飯吃，我把地拿出來，是很高興的！』講了一大套。最後，農會主任說：『齊不齊一把泥，這樣分啦，還有意見沒有？』問了半天，沒人回答，就散會了。當天，余仁厚、曹三撓編造個荆各莊土地改革澈底完成的報告，完了，叫張有餘按個手印，一個手印就白白得了幾畝好地。

第二天起大早，就打發四眼子送區，給張主任看去了，張主任見荆各莊土地改革又快又『澈底』，不免又來信誇獎了一番。

二撓因爲出外賣豆腐，沒開着會，回家，媽媽說：『莊裏開會，都分地分東西啦，咱家却沒有，你去探聽探聽！』

二撓去找曹三撓，說是在余二爺家，到余家去找。近門，喊村長，却是余仁厚迎出，見背後曹三撓影子一閃，就不見了。近屋，余仁厚滿臉堆笑，問道：『我村長有事嗎？』二撓說：『怎

麼土地改革我們連個毛都沒見？」說着，忽聽一陣風聲，門帘子忽閃閃起，跳進一個人來，門撞的匡浪匡浪直響，連聲叫着：「啊？窮瘋癲？反搶啦？分我們地來？仗着誰啊？啊？……」二拴看是余仁厚的嫂子余大脚。

余老太婆親半年就死了，恰巧余仁厚亡了老婆，叔嫂二人打起夥來，初，還偷偷摸摸，後來，竟搬到一個屋裏，明鋪夜蓋，兩口子一般。

這婦人進屋來，光着膀子，一身肥肉直哆嗦，一屁股坐在官椅上，壓的官椅咯吱咯吱直響，又叫道：「沒吃的向你大奶奶說呀，來分地，該你的？短你的？欠你的？要說地，你大奶奶拿出的也不少啦，你還要大奶奶喝西北風才甘心？」

余仁厚早溜走了，二拴直呆呆立着說不出話，又見她喘口氣，立起來，說道：「沒吃的，待會叫打頭的送二升去，大奶奶是個心腸軟的人，可是不怕硬！」

二拴只得走了，到門口，說道：「不用送，不要！」這婦人追出來叫道：「不送就不送，你嚇唬誰？區裏張主任來了我都怕，你打聽打聽，他那回來，不是吃我喝我，大嫂子長大嫂子短的叫？憑你吃的了我？」那隻黑毛狗，也立在台階上，汪汪的叫。

「匡浪，門關上了，二拴在門外，心糾成了一個疙瘩，心想：難道這就叫清算鬥爭啦？低頭悶悶的走，忽聽有人罵道：『媽拉個X！』二拴聽的一陣火冒上來，真是騎驢子上來拉屎了？抬頭，

却是二和尚、張振峯、三黑、小缸子幾個人，在廟台隱着。見小缸子正跳起來罵道：「媽拉個×
幽！好地都叫張有餘幾個人得去啦，誰不知莊東榆樹坎的地好？」累的王八紅了眼，淹不了親各
莊的榆樹坎！」草落不怕，給我那畝地，蛤蟆尿泡尿就發水，却黍着臉說：「齊不齊一把泥！」三
黑說：「田老久得那一畝半地，寫的是送契還不算，地裏有兩棵樹，也不在內。村長說：「這是
土地改革，也不是樹地改革呀！」小缸子吐口唾沫，「呸！改他媽的且吧！」二和尚說：「寫
送契，那是留的刀子把，有朝一日，反手給下子就够噲！」

三黑見二拴垂頭喪氣走來，問道：「怎麼啦？」二拴一說，三黑嘆口氣道：「怎麼你一個人
就進余家門？看樣子非抱起攏來幹幹不能翻身啦！」

正說着，見韓廣富老頭子走來，低聲說：「都在這更好啦！田老久叫我告訴你們，今晚在二
拴家開秘密會。」又向二拴說：「留清後門啊！」小缸子叫道：「幹啦！」韓廣富忙拉他一下袖
子使個眼色，見三拴從余家摸出來，屁股後跟着張有餘，二人搖搖擺擺走過去，看看遠了。小
缸子跳起來：「呸！媽拉個×！家雀飛在過樑上，物件不大，架子不小！」二和尚做了個鬼臉驚
嚇道：「屎各郎郎跟着屁飛起來啦！」韓廣富說：「小點聲，聽見！」小缸子說：「你這老頭子
挨一輩子竊，受一輩子氣，還這麼胆小。咱一個窮光且怕啥？看他還把雞巴咬去不成！」

廣富老頭子，真是像別人一樣，一輩子都躲在余曹二家腳底下：

一年，秋收時，拉車高粱穗，從余家門口過，不提防，把余家小少爺划倒地上，韓廣富吓的魂飛天外，忙抱着進去請罪，可是，話沒吐半句，就被綁在馬槽上了，余仁厚拿出哭喪鞭，樓頭蓋頂打下來。像殺豬般叫喊，直打了半日才罷。

他種着曹三撥三畝地，一年，曹三撥在地裏竊走馬，豆子已經熟了，馬一蹶，豆夾裂開，豆粒落滿地，馬是來回跑，眼看一片豆子完了。韓廣富心像刀子挖去，乍胆子去說道：「我給你牽那邊道上去溜吧！」曹三撥眼一瞪說：「喝？我的地溜馬都不行啦？」韓廣富也真急了，說道：「眼下不是我租着呢嗎？」曹三撥怒了，「把地收回，叫你喝喝西北風，看你還撒村不撒村！」韓廣富慌了，又苦苦哀求。結果，地不抽了，罰一月的工才罷，正在秋忙，只得白天幹一天活，夜裏收割自家莊稼。

六

掌燈之後，都從後門溜進二撥家，有田老久、張振峯、二和尚、三黑，朱貴的兒子朱小缸、二孫……足有一二十人。都是些吃上頓沒下頓的窮戶爺們。除了田老久張振峯嘴巴子有毛，都是二十郎當歲的小夥子。

田老久是個落草家裏就渴不開鍋，一輩子靠手腳糊口的窮光旦，會使一手好瓦刀，前些年，

當去唐山、勾柳子、打虎山做瓦匠活，後來就回家租地種。

抗戰時，在區裏，在三里一堡五里一樓的層層封鎖分割情況下，跑了兩年零四個月的交通，有兩次，險些被敵人打死，一九四三年參加共產黨。後來，因年紀老了，黨派他回到荆各莊，秘密組織游擊小組領導一夥人割電線、埋地雷，當了報國隊長，因區幹部聽了曹三搥說他的壞話，報國隊長革了職，雖然是「無官一身輕」却還是領導一撥子人和曹三搥余仁厚明爭暗鬥。

今晚，他又集合了些人，說道：「荆各莊事情，不用說，大家也是關公看春秋，一目了然」，咱們要吃核桃，就要碰破了硬皮，要清算余仁厚，非先搬倒曹三搥不可啦！咱們「衆人出聖人，誰有好主意？」大家都說：「對、咱們吃蒸饅頭，還擰口氣呢也別太拿武大郎不當神仙啦！」大家就議論起來。正說着，二搥媽在當屋喊：「門口有人！」大家都止住了。有人說：「曹三搥那小子來偷聽？」小缸子跳起來道：「怕個啥？開了飯店，就不怕大吃漢，來吧，正好和他算算賬！」二和尚說：「看看去！」二搥跳下炕來叫道：「走！」小缸也跟了出去。

不一會，見三人架進一個人來，燈光底下一看，却是韓廣富老頭子，見他紅着臉，吭吭吃吃說道：「曹三搥說，我再同老大哥打連連，就抽我地啦，我想不來，又覺着對，對，不起……」大家看他可憐，沒說什麼，田老久說：「你總是嘴裏含塊冰，嚥不下，吐不出的人！」二搥一手把他按炕上，說道：「幹吧，竟聽拉拉扯扯，就不用種地啦，」大家都說：「胆小不得將軍坐，

他抽咱們地，咱們還要抽他的地呢！」

大家又議論起來，有人說到區裏找張主任去，不行，正「模範」着呢，去了，黃鼠狼打不着，白鬧一手顫。小缸子說：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先打官司後進朝，把兩隻虎鬥爭了再說！」二拴說：「別太冒失了，還是想個十全十美辦法方妥！」

研討結果，把余仁厚曹三搥的罪狀，一條條寫下來，專找大機關門口去貼，上級看了，必派人來調查，就好辦了。張振峯看過小八義，寫過對子，就推他寫起來，大家你一條，我一款的說：「強姦婦女，霸佔土地，把持村政權，逼死人命，兩個人足有二十七條，田老久說：『够了，够了，寫到天亮也完不了，明天誰去貼？』」小缸子說：「我去！」二拴說：「我算一個，明天豆腐不賣啦！」都舉手說：「我算一個我算一個！」田老久說：「够了，够了」算了算，貼條去的，有小缸子、楊二拴、三黑、張振峯、二和尚、田老久當然要去的。

三星已經偏西，就各自回家睡了。

過幾天，專署，縣政府，門口都貼滿了余仁厚曹三搥罪狀。

果有靈驗，縣長和區委張主任叫去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你說荆各莊土地改革徹底啦，怎麼又出了這個？快去調查！」

張主任受了批評，懷着一肚子氣去找曹三搥，曹三搥正船頭跑馬，走頭無路，生怕上級調查

，一看來的是張主任，就抓着張主任手嚎啕大哭起來，說田老久這夥人官報私仇，騙入造魔，他污不了啦，這個村主任不能幹啦！老張也沒了主意，去找農會主任，曹三揆也跟了去，見面曹三揆就說：『問農會主任，是不是他們騙人？』逼着張有餘道：『你說，你說，惡良心說，是不是騙人？』張有餘一來得了便宜，在報告書上按了手印的，萬一鑒起真來，自己也不利，二來村長又在場，也就跟着曹三揆一搭一襯的說起來。張主任一聽，必是田老久他們搗鬼，要不，怎麼連農會主任也這麼說呢？說道：『走，找他們去！』曹三揆說：『他們出去貼條，好幾天沒回來啦。』

張主任就帶着曹三揆去找，在公安局門口，見小缸子、二拴、張振峯、正提着筒，往牆上刷漿子，田老久三黑幾人往牆上貼，曹三揆叫道：『這回，看你們那跑？』張主任早氣的臉像豬肝了，連聲叫道：『走，走，回去，回去！』

到了荆各莊，張主任發下命令：『都細起來！』曹三揆早預備好繩子，七手八腳，網了個結實。

帶到區裏，張主任問道：『這些事情誰見證來？搞破鞋，搞的誰？叫她來承認！』田老久二拴幾人想：『那一個個們還說我養漢養的誰？』

張主任見他們都低頭不語，定是編造的了，說道：『這一條不實，那些個，可見也都是捏造

的，二來說，你們有什麼問題可以談哪，可以研究討論哪，各處貼黑條，算什麼？反對村主任，就是反對村政權，反對村政權就是反對民主政府。越說越有氣，就闖在小屋裏押起來了，直押了半月才放出。二拴說：『算啦，胳膊擰不過大腿去呀！還是賣我的豆腐吧！』

別人，也都各幹各的活計去了。

●曹三攔余仁厚見窮小子們打算生殃，給壓回去了，真是『江山』已穩。就在街上唱高調：『不尿泡尿照照，是不是也想出風頭露一鼻子，混充大尾巴鷹！』

田老久一聽，真是騎驢子上拉屎來啦，說道『聽拉拉扯扯叫別種地，非要弄個水落石出不可！』還是在二拴家開小會，研究辦法。

七

這天，黃昏時候，他們在二拴屋開會，北灣地方，影影綽綽，從蘆葦裏閃出一個人影，這黑影，輕輕推開二拴家後籬笆門，進院，蹣手蹣腳登上雞窠頂慢慢用舌尖把窗紙紙個窟窿，用一隻眼向屋裏看，賊一般的直着耳朵，有半袋煙工夫。又像貓一般，輕輕跳下來，一閃，就不見了。

余仁厚正在院裏葡萄架下搖着芭蕉葉，喝茶，聽門吱扭開了，曹三攔慌慌張張撞進來，從他臉上看出有事。余仁厚給他倒盃茶，問道：『出了什麼事？』曹三攔帶着哭腔說：『完了，完了

，這回可完了！」余仁厚的跳起來，「到底出了什麼事啦？」曹三攔定神，才說道：「他們連名到行署去告咱們，吃完飯，田老久那老不死的就走！」余仁厚說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曹三摸說：「他們這幾天開夜貓子會，知道又有事，剛才我進去偷聽，這詞，他們死活拚啦！」

余仁厚聽着，小眼瞪死人般不動，腦門汗珠直冒。曹三攔搭拉着腦袋，半晌，抬起眼皮，望着余仁厚，余仁厚明白是叫他出主意，咬牙說道：

「行署望那邊看？」

「正北。」

「幾條道？」

「就過板橋那條大道。」

「現在還趕趟？」

「趕趟！」

二人眼光打個照面，不用說，就明白了。

余仁厚急忙穿起上衣，叫道：「跟我來！」

二人進了西陽院，這是一個長方形的空場，長滿野草。晚上，蒙蒙籠籠見草裏一朵朵白色喇叭花。緊靠牆喇叭花纏繞下，一塊青石板，余仁厚低聲說：「來！撥開！」

石板慢慢移開，現出一個黑洞，余仁厚探手抱上一個大繩子，揭蓋取出兩顆手槍，遞給三媒一支，又把繩子放進洞裏，仍用石板蓋好，又伸手在傍邊草棚頂裏掏出一個雨布包，裏面有三十幾粒子彈，二人把子彈查看一番塞在腰裏，出後門走去，余仁厚說：『等等，再帶上一件，』忙回家拿把菜刀出來，說道：『沒辦法時，再用槍才好！』

二人，從莊北，沿河岸往北拐，過個板橋，就閃在青紗帳裏隱沒了。

田老久開完會。到家裏，老婆子給他安排晚飯，老頭子狼吞虎嚥扒拉了幾口，說道：

『我到行署去，三四天就回來！』老婆子說：『深更半夜，天亮了去不好？』老頭子說：『夜裏走僻靜！』老婆子沒言語，他不愛管老頭子的事。

田老久出門，見四外無人，快步向北走去。太陽下去了，月亮還沒出來，黑沉沉的，天空深遠地方，隱隱綽綽，現出幾顆星。

晚風吹過，老久倒覺爽快，還鄉河水，在板橋下滾滾流過。青蛙在水生的草裏裏低聲叫。老頭子摸摸懷裏的『狀紙』，又在外面下了兩下。就過橋，順大道去了。老頭子彷彿一旦變了少年，跨步格外高邁。

走到一塊高梁地頭上，忽然吃了一驚。聽身邊有風聲，回頭，見余仁厚咬牙瞪眼，舉菜刀，樓頭蓋頭劈下來。田老久一歪頭，正砍在肩膀上，老頭子打了個大趔趄，沒倒下，掙扎着向前

跑。血，泉湧般順脊背流，很快把衣裳溼透了。回頭，見二人飛一般追趕着，完了，完了，眼看追上了，老頭子猛然想起，應該鑽青紗帳裏跑。

就在他剛剛邁進一步的時候，余仁厚叫道：「那跑！」半個刀，都砍進腦袋裏去了。血，噴了出來，田老久卜通一聲栽倒地上，曹三攔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余仁厚把刀在老久背上擦了擦，說道：「砍着啦！」

田老久嘴咬着地，腿捲縮着，鬍子浸在血裏，余仁厚蹲下，用手摸摸被菜刀砍傷地方，碎骨在手指下面擦擦響，搬着死人肩膀，翻過身，從懷裏摸出「狀紙」，給了曹三攔說道：「裝起來，來，拉到河裏去！」

二人，各攬一隻手，拉着。因老久下半身擦着地，頭仰着，染滿血的花白頭髮，幾乎沾了地。到河岸，二人喘口氣。抬起來，向河中一擲，河水濺起了浪花，人在這急流裏，浮沉了兩下，就沖下去了。

過了一天，余仁厚曹三攔就放出黑風：「聽說田老久叫行署壓起來啦！」「叫他整天跳達、跳達，這回跳達雀套上啦吧！」

二拴幾人，蒙在鼓裏，那知底細？只有悲聲嘆氣而已。

八

第二年（一九四七年）六月，有工作團劉同志到剏各莊復查土地。

余仁厚耳朶長，卑聽說了，又放出風去：『這同是復查幹部來啦，幹部得的土地，都得拿出來啦！』曹三攪傳了一道『命令！』工作團的同志都是大幹部，誰也不准亂撲吃去（亂說話的意思）誰撲吃出毛病來，誰負責任，到那時候找我求情別怪我不管！』

老劉進村找村幹，那裏有人照面，人們見是工作員，不認識，一定是工作團上的了，只是打個招呼，就走開了。老大個村莊，竟是冷冷清清，把個老劉賣不了的秫秸，擡起來了。坐在村公所如同冰窖一般，老劉氣壞了，叫道：『等他一輩子啦！躲初一還能躲了十五不成！』

日頭從東沒到西，掌燈時候了，大約看着實在躲不過，才冒出個人來，看去，三十多歲，漂白褲褂，大做懷，露出黃背心，分髮式，面皮白裏透著黃，老劉瞟了他兩眼說：『是村幹？』這人彎腰弓背說道：『在村裏負點小小責任，』老劉說：『村長吧？』這人連連點頭，給老劉點煙，老劉心想：好個模範村長啦，就憑這打扮管保模範不了。

曹三攪看了介紹信，說道：『不是我們冷淡，因為現在國特正在橫行，不能不加小心』，正說着，又溜進一個來，倒還像個莊稼人，四十多歲，問他，才知是農會主任，勉強的客氣了一番。

，二人就伴着老劉到曹三搵家吃飯。關於土地復查，二人來個封門政策。第一、去年土地改革材料沒有啦，第二、我們有什麼缺點，請批評吧！

老劉一聽，分明故意爲難哪。也沒言語，喝回茶，說：『號個房子吧！』曹三揆說：『天曉了都闕了門，我家睡吧！』老劉只得由他。

第二天，召集全村大會，稀稀拉拉，到了不到五六十個人，老劉叫大家對去年土地改革，提出意見，問了半天，無人言語，老劉講了回演，就悶悶的散會了。

後來，又找了些人個別詢問，都是一句了之『嘿，莊稼人懂啥！嘿！』老劉如同墮在半空中；甚是無有着落。

幾天來，檢討原因，研究方法，就把頭髮剪光了，脫去了制服，換上補丁疊補丁的粗布褲褂，褲腿捲起來，光着腳丫子，幫助老鄉下地幹活。復查的事，却一字不提。曹三揆余仁厚以爲沒辦法了，暗暗歡喜。

這天下午，出門口，見個老頭扛鋤走來，老劉問道：『撈地去呀？』老頭說：『再不撈，今年碌軸就翻不了身啦！』老劉說：『我幫你老漢撈撈』老頭慌忙推笑說道：『唉呀！可不用，可不用！』

老劉已經進院借把鋤跟來了，老頭又推辭了一番，見老劉真是誠意，二人就下地了。

到地裏一看，一片荒草，細瞧，才稀稀疎疎有幾顆苗，老劉說：『怎麼荒成這樣？』老頭嘆口氣，颯颯老劉，話嚙回社裏，說道：『咱撈地吧！』老劉看出了幾分，先不追問，跟着撈起來。

老劉一來手脚生疎，二來，又在炎炎的烈日底下，眼睛早被汗水淹的睜不開了。一袋煙工夫，就被老頭拉了兩丈遠，老頭說：『同志，那幹過這活計，樹底下歇回去吧！』老劉用手指彈着汗珠說：『一同行，兩回熟，撈一會就好了！』老頭想，這位同志也是想知道知道莊稼人受的苦處哇！

回家，路上，老劉問：

『貴姓啊？』

『姓韓哪！』老頭說。

『大號怎稱呼？』

『莊戶人那有號，小名叫廣富！』

一邊走一邊啦，才知道老頭是個光棍一條。一問他土地改革事，就支支吾吾不說，也是因為有那貼條的經驗，又加上田老久被押的傳言，怕說了不但無益，反而招來禍害，所以嘴皮上的話，嚙回肚裏，老劉也不深追。

進門，有個屁股大一塊院子，一間草房，歪歪斜斜用木棍支撐着，老劉低頭進屋，就有一股汗味鑽鼻子。炕上，鋪着半截席頭，一條光毛狗皮褥子。老頭從席底下拿出一把菸葉，在紙盒子裏撮了撮，放在老劉面前說：「先抽着，我拿飯去！」老劉說：「你還有廚房啊！」老頭笑道：「不怕同志笑話，我這出門灶王爺看家的光棍漢，遇到下地時，就托間壁二和尚媽捎帶把飯做了！」老劉也笑了：「快去吧！」

老劉想搯口水喝。看缸底朝了上，忙担桶去挑水，老頭端過飯，見老劉卡吱卡吱担挑水來，忙叫道：「快歇着你的，真是的啦，到我家喝口熱的沒有，涼水還自己挑？」

老劉把水倒缸裏，又担桶出來，老頭把飯盆放下，忙去奪扁担：「快拿來，快拿來！」老劉說：「這樣反到生分了，你說的，咱不是一家人嗎？二來，按歲數，我這年青力壯的，也該比你老頭子多賣些力氣呀！」

老頭反到沒話說了，只是裂着嘴笑。

直到担的水浮了缸沿才吃飯。這晚，吃的是糠窩窩，小米水飯，大蔥沾醬。吃完飯，老劉又幫着收拾碗筷，抹桌子，掃當院。老頭見他這樣，很是高興。完了，老劉就同韓廣富一炕睡了。次日，吃完早飯，二人又下了地。

晚上或做完活休息時，老劉給他盤算：房子該收拾了，地裏，過年春天種甚麼莊稼打的糧食

多。

一天，鹽罐子空了，老劉說：『該買鹽了！』老頭說：『沒錢！』老劉說：『我腰裏還有幾個，集上去買！』

老頭見他真像一家子，親兄弟一般，自是歡喜。

曹三摸見老劉在荆各莊快半月了，土地改革復查，一字不提，每日同窮小子們打苦連連。也不理他。只是余仁厚常說：『小心哪！姓劉了那小子不厚道，不能這樣善罷甘休的！』

二和尚早晚的也過來啞呱，漸漸熟起來，老劉也時常幫二和尚去做活。

九

這天後晌，在院裏涼快，老劉說：『老韓，你太懶哪！』老頭說：『我怎麼懶？』老劉說：『不懶，巴掌大的一塊地，荒成那樣？』老頭苦笑說：『我的老劉同志，你那裏知道！』二和尚搶過來道：『老韓叔是一年到頭手腳不落地，活計幹了不少，都給人家幹啦！』老劉一聽，話裏有話，問道：『人家是誰呀？』二和尚說：『誰不知道荆各莊有兩隻虎，你聽這歌：』

荆各莊，北頭窪。

兩隻老虎真可怕，

一隻虎，余仁厚。

二隻虎，曹三撓。

兩隻老虎一瞪眼，

荆各莊老少亂搭撒。

人家余曹兩家，一年到頭不見走一回差，有事都派到窮人身上，誰不是荒着地給人家交？老劉，你是不知道哇！屁大點事，礙着兩隻虎，伸手就打，張口就罵呀！說叫誰傾產敗產，就沒治。逼得人家破了產，他們又置房子又買地，三天兩頭派款，誰敢問誰家派的是甚麼錢？曹三撓小霸天，說不完就不完！」

老劉說：「你們不是土改啦嗎？」二和尚罵道：「改個雞巴！財主的還是財主，窮的還是窮，好地都叫幹部得啦！一年打的頂二年吃！」老劉說：「這麼說政府也不民主了？」

老頭子韓廣富整不住，在一邊說道：「民主政府倒是民主哇，就是民主外頭還有幾道牆！」

二人一時說的高興，就把荆各莊事情，一五一十說起來。

老劉算是剛剛邁進荆各莊的大門坎，知道了一些內幕。說道：「咱們明天晚上悄悄把楊二拴他們幾人找來，開個小會！」

二拴幾人，知道工作團來的這個劉同志，和咱窮人好，又誠實又吃苦，做活計很像個莊稼佬

，聽二和尚一說，第二天晚上，剛一擦黑，就都來了。

大家把荆各莊前前後後，倒了個乾淨，小缸子跳起來說：『咱們就開大會，鬥爭余仁厚、曹三搥、張有餘！』老劉說，『不中呢，瓜熟才能摘，荆各莊鬥爭情緒沒高漲起來；二來，張有餘這人，還不能同他們核桃栗子一塊數！』二搥、張振峯都說：『對！張有餘是個貪小便宜受收買的！』老劉說：『還要爭取他。這幾天，你們背着曹三搥他們，分頭各戶去開腦筋，等差不多了，咱們就把曹三搥這村長推倒，另選新村長，再選個副農會主任，我找張有餘談！』

又啦了一會就散了。

次日，楊二拴小缸子張振峯一些人暗暗分頭各家宣傳：『幹哪！曹三搥這道牆一定要推倒的呀！』遇着那胆小怕事的就說：『不用怕，團結起來力量大！二來，又有工作團同志作主！』提到要選新人就說：『把眼睛擦亮啊！再選了他們（曹、余）的人換湯不換藥，還是翻不過身來呀！』『要選給咱窮人辦事的呀！』『……………』。

開了四天腦筋。

這天下午，在還鄉河沿沙灘上，開全村大會，老劉宣佈村長撤職，大家一見曹三搥垮了台，很是高興，曹三搥像受了個晴天霹靂，想不到姓劉的有這一手，勉強講了幾句話，就溜走，找余仁厚去了。

由大家提出新村長和農會副主任候選人，然後，分組研究討論：『選什麼樣人，才能給我們辦好事情』準備明天開選。

第二天開選，到場的人更多了，老劉講話說：『我們要在好人裏頭選好人……』候選人有楊二拴、三黑、張振峯，還有些都是貧僱農，共二十八名，排成一排，坐下，背從放一個碗，要選誰，就在誰碗裏放一粒黃豆，大家都說：『真够民主的！』

結果，張振峯當選了村長，楊二拴當選了農會副主任。

大家拍手歡迎新村長講話，張振峯活了四十多，今天還是頭一遭，說道：『我們都是糧餉積』『鍋柄的，咱窮人要想翻身，就要大家多想辦法，提意見，大家一條心，黃土變成金，好在有老劉同志領導我們！』

衆人接着叫道：『農會副主任講話，歡迎歡迎啦！』巴掌連聲拍起。

二拴走上主席台，小夥子膀大腰圓，門扇子般立在那裏，也是頭遭講話，見幾千隻眼睛都望着自己，心裏高興的卜通卜通跳，用他鐘一般的嗓子叫道：

『父老兄弟，叔叔大爺們，我們受封建老財們的壓迫，又加上，我們總沒團結起來，所以，總沒翻了身，今天，我們基本羣衆一定要團結起來，腦筋裏，一定要有主張，情緒上，無論如何不要低落。』

說完，鞠個大躬，就在雷鳴般掌聲裏，走下主席台。

張有餘早由老劉談了幾句話，今天，也在衆人面前承認了錯誤，最後說道：『這回，我一定好好給大家辦事！』

一池死水般的荆各莊，又激起了波浪，活起來了。白天，二拴幾人按戶開腦筋，晚上，找老劉開小會，老劉因為韓廣富沒人做飯，把糧票菜金都算清，撥二拴家去了。

曹三撓去找余仁厚，余仁厚說：『你看怎麼樣？我說別小看了他，聽說工作團是見官大一點哪！』二人真是熱鍋上的螞蟻，在屋裏轉起磨來，曹三撓急中生智，說道：『我到區裏找張主任去，就說姓劉的架着流氓反對村政權！』余仁厚說：『不一定搬的倒他，試試看！』

湊巧，老劉接到一封信，到工作團去開會，曹三撓以為老劉調走了，就不去區裏，見了余仁厚，手舞足蹈，說道：『這小子一滾蛋，比吃付涼藥還痛快！』余仁厚說：『這回趕快放風，就說：新幹部要鬥爭老幹部啦，張有餘也跑不了哇，他上次分的地不公啊，好地都叫他得去啦，在會場承認錯誤也是白費呀！完了，再放一陣風，說張振峯不配當村長，應該鬥爭啊，抗戰時，他給日本送過情報啦！』曹三撓說：『送情報不是區裏指派他的嗎？』余仁厚說：『三四年事情，誰還記得？』曹三撓恍然大悟，忙撓着腿去放黑風。

老劉走後，正是工作團派老徐同志來荆各莊幫助老劉復查土地，曹三撓一見老徐是個新來的

，對荆各莊事情不了解，鼻涕一把淚一把的哭起來，哭他抗日的『功勞成績』，哭他沒有錯，是因他能辦事，大家都忌妬他，哭張振峯給日本人送過情報，早該鬥爭！』哭得老徐心軟，又領老徐找張有餘調查，果然『事實』，曹三揆又咕叨張有餘說：『先下手為強，幹吧！』

張有餘忙着調查張振峯的惡蹟，準備鬥爭！

曹三揆就在街上喊起來：那個姓劉的把工作搞翻啦！老徐不同意呀！姓劉的犯了大錯誤啦！

荆各莊攪成了一鍋粥。

晚上，小缸子登登跑到二拴家，見二拴三黑，張振峯，韓廣富……有十七八個人坐院裏開會，小缸子一邊走來叫道：『媽那個×嚙！說出大天十六個點來也要幹！誰不知道老張哥送情報是區裏指派的「合法鬥爭」？今格要雞蛋裏來找骨頭？』

二拴說：『看你這連風帶雨的，誰說不幹來着？坐下，坐下，』小缸子一屁股坐地，笑說道：『真把我肚子氣崩了，那徐同志也不調查調查，竟聽曹三揆一面之詞！』

這晚，大家研究結果，分頭鼓動各組，不要灰心，幹到底！

十

老劉開完會回來，街上三一羣兩一夥，唧唧喳喳，小缸子拉着老劉，腳不沾地，一溜風的向

二拴家走去，二拴也担豆腐挑子隨後跟來，把老劉鬧了個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說道：「什麼事？看你毛手毛腳的？」

到屋裏，二拴、三黑、張振峯、韓廣富，幾人都來到，大家把事情原尾一說。

老劉去找老徐，老徐聽說老劉回來，也來找他，二人在街上碰見，老劉把他調到背靜地方，問道：「你對羣衆表示了什麼態度？」老徐說：「沒有哇？大家都說張振峯給日本送過情報，要鬥爭他，」老劉說：「那是政府指派的，他兩面鬥爭啊！怎麼土豪惡霸不鬥，偏偏聽謠言要鬥爭積極份子？」老徐很不高興的把臉一拉拉說：「有材料也可以鬥鬥嘛！我看曹三揀在莊裏這麼些年，沒功勞有苦勞，這樣忠實可靠的幹部撤了職，我們損失不小！」

老劉壓着火說：「這樣搞、一定把鬥爭情緒打下去，咱們商量商量吧！」老徐說：「這還怎麼商量？」老劉忍耐不住了，說道：「我不同意你的意見！」兩人就爭論起來，老徐說：「我走！」老劉說：「不行，你把火點起來，留給誰撲滅它？」

老徐竟堵氣昂而去。

老劉回家，人們都沒散，大家一致要把張有餘撤職，清算鬥爭都不許他參加，二拴說：「看他坦白反省的如何，好了，還是叫他參加鬥爭！」

三黑說：「我找他去！」

不一會，張有餘來了，見了老劉和衆人，險有些發燒，看情形不坦白不行了，便一五一十把曹三掙怎麼主使的他，都說了。老劉說：『人家是借刀殺人哪！』二拴說：『這才是貪小便宜吃大虧！』張振峯說：『咱們戲台搭起來別擱着，還是唱啊！』

結果，張有餘還是參加鬥爭，只是農會主任撤了職。

接着，開中、貧、僱，各小組會，說明地主惡霸造謠挑撥，就是打反攻，大家都說：『大團結，萬人一心哪！』『消除私仇私恨！』『翻身先翻心！』『……………』

慶祝大團結，辦秧歌會，男男女女紅紅綠綠。一個白髮老頭子後腦勺綁個小辮扭起來，一個老頭，當場刮掉鬍子，扮個老太婆，婦女們也羞羞答答的扭，白鬍子向老太婆說：『我的老婆子呀，你跟地地主造謠來着沒有？』老婆子裝慚愧樣子扭着說：『我上了一回當，再也不啦！』全場都哈哈的笑。有那真上過當的，心也悔了，二百多兒童團打霸王鞭，大人們演自己編的劇：『清算大地主』『民兵捉特務』。小缸子糊了個一人高的紙王八，人鑽裏頭，頭是活的，用棍子一支脖才就伸出來，寫着：『地主惡霸造謠』，大夥一看，又縮回去，招的人們，笑個不住。人山人海，鑼鼓喧天，真是好不熱鬧的。

曹三掙可真慌神了，去找余仁厚，余仁厚正急的像火燒了屁股，沒好氣，罵四眼子，怪他不外出探聽消息，四眼子那敢出門。

余仁厚見曹二搖搖晃晃進來，忙說道：「三揆，咱們生死的日子到啦！請請神看靈不靈吧！」曹三揆急的拍着屁股說：「我的二爺，還迷信哪！」余仁厚看他迷信了，忙說道：「我說是請請張主任老徐兩位神，」曹三揆一邊拍着腦袋門說：「昏了，昏了，得病亂投醫，試試看！試試看！」余仁厚說：「快去吧！」曹三揆出後門一看沒人，一溜煙，奔區裏去了。

余仁厚放出謠言說：「如果把余二爺曹三揆鬥爭了，荆各莊誰都得鬥爭。」却不頂個屁，那有人聽。

先分家訴苦，完了，分段訴苦，再分街訴苦，有口頭說的，有遞紙條子的，也有在白紙上劃個大×的。說是完了一塊算。

召開婦女訴苦大會，是窮人多出工，受了財主氣，吃了樹葉、沒好氣，打老婆，小缸子叫老劉給黑板報編個歌。老劉說你們自己編的好，二拴說：「我腦子裏有個現成的，不知是誰編的，我說着，老劉寫出來，老劉拿過紙筆，聽他念道：

想一想，窮兄弟，

租的房，種的地，

頭頂人家天，

脚踏人家地，

沒吃沒喝難出氣。

還得利上加利，

簸箕簸，扇車扇，

一石租子只頂八斗三，

辛辛苦苦受一年，

黃米窩窩不見面，

地主穿綢又穿緞，

住的金屋和寶殿，

糧食堆如山，

洋錢花不完。

寫完，小缸子忙拿着，求人往黑板報上寫去了。

提起已往苦處，真是傷心，一直訴了十天。全村空氣沉悶悶的，每人心上都像壓了塊大石頭，

心酸酸的，真够凄慘。

大家傷心，老劉也傷心，大家吃不進飯，老劉也吃不進飯。

余仁厚的後門，有了民兵把守，也派出了人捉拿曹三搃。

十一

荆各莊全村男男女女，都集在還鄉河沿沙灘上，爭着說，搶着說，有說傷心處說不出話來的，有說着說着大哭起來的，二拴說到他爸爸姐姐死的可憐，說不出話，媽媽在人羣裏哭了，全場都流下淚來。

有挨過曹余兩家打過的，霸佔過土地的，強姦過的。

從早晨到日頭偏西，沒一個人走。看天晚了張振峯說：『明天開吧！散會！』就散會了。

第二天，吃過早飯，會場就滿了人，都齊聲喊道：『把余仁厚、曹三揀四眼子網來呀！』『要民主公審他們哪！』

小缸子和二和尚，帶兒童團去了。

余仁厚的嫂子余大腳，正在院裏，以為搜查他們來了，急忙坐西跨院沙坎子上，乾嚎起來，叫着：『不活着啦！給個痛快的吧！你們都沒王法啦！』

二和尚向小缸子使個眼色低聲說道：『西院準藏東西了，你看這娘們怕咱們去！走！』

這女人偷眼見二人真的走來，用手巴掌打着地叫道：『吃了我吧！吃了我吧！』死死堵着門

不起，小缸子趁他不備，從肩上邁過去，一看，只是一片青草，什麼也沒有，這女人不放心，追了進來，兒童團也跟進來。張振峯小兒子全頭，光着屁股各處尋找，忽然叫道：『這有個石板！』

這女人見全頭一喊，一陣風般撲上去。全頭不提防倒在地上，這女人狠命抓住全頭的肚子。全頭哭喊起來，兩腳亂登扎，小手臨空亂抓，不料，一手抓住這女人頭髮，狠命揪住。這女人嗷嗷叫起來。

小缸子拉着她衣襟向一邊拉，發現了她的祕密招呼二和尚道：『快來快來』二和尚說：『什麼事？』小缸子揭開她衣裳說道：『你看，裏三層外三層，她把所有好衣裳都套在裏邊啦！』二和尚說：『別管那個，來，先搬開石板！』

這女人，穿的像個大衣裳包袱，在地上滾了滾，見事情不妙，就躲一邊去了。兩人搬開石板，見是一個洞，摸出一個罐子，掏出兩顆手槍來，忙到屋裏去找余仁厚。

余仁厚同四眼子，主僕二人，正在炕上裝病，哼個不住，兒童團嚷道：『走，會場有會治病的！』說着就細起來，連推帶拉，到了會場。

會場，沙灘上，雁翅形擺着桌子，樹上，掛着『人民法庭』幾個大字的木牌。四眼子不說話，只是磕頭，余仁厚骨頭都酥了，像一泡雞屎，攤在會場當中。斷腿鬍子，被兒童團糾得稀爛。

腦袋又長又偏，像個歪把子葫蘆，眼直眨巴，嘴裏不住說：『我一不做賊，二沒犯法！……』

小缸子把兩顆手槍卡拉往桌子上一擲，叫道：『你看，這是什麼？』

余仁厚聽見卡拉一響，以爲是要槍斃，磕頭如搗蒜，哼哼道：『慢動手！慢動手！』

曹三挽去找張徐二人，誰知，都因別各莊事情，受了批評，調受訓去了。只得回家，再另定奪。民兵見他在莊頭探頭探腦的，就細起來了。帶到會場。往前一推正倒在西眼子身止，四眼子以爲打上來了，連聲叫道：『手下留情啊！手下留情啊！』

大家指着荆各莊這兩隻虎，一隻狗，訴說一陣，罵一陣，有人喊：『打呀！』人像一窩蜂般擁上去，鞭棍打下來，像具短的拿石頭，沒武器的脫鞋底子打，孩子們從大人褲襠底下鑽進去揚沙子。

正打得起勁，忽見三黑頭跑來叫道：『先別打！先別打！』衆人問道：『什麼事？』三黑一邊跑拿張紙臨空抖着：『叫老久叔帶的狀紙從曹三提家翻出來啦，』全場人們低聲叫着：『啊？狀紙從他家翻出來了？』捉摸這狀紙的來由，心裏都不禁打起冷顫來。

早有一羣人鞭棍揚起來，叫道：『田老久到那啦？』

曹三提知道不說不行，哼哼道：『是我同余余二爺殺死擲北北灣裏了……』
全場立時像開了鍋般沸騰起來：

『啊？他把田老久叔害死了？』

『他把田老久叔擲北灣裏了！』

不知有誰吼叫起來！

『打他！打他！』

這一叫，全場人頓時靜下來，但立刻又都吼叫起來了！

『打呀！』

又是一陣亂棍，荆各莊的三隻大蟲，今天，在人民面前，成了三泡狗屎。

二拴跳上桌子，搖擺着鞭子，叫道：

『別打啦！叫他們說說怎麼害死的老久叔！』

『叫余仁厚說！叫余仁厚他說說呀！』

余仁厚知道不說不行，把他們殺人情形，一五一十的說，說到砍死田老久時的情形，田老久的老婆，從人羣出來，撲到余仁厚跟前哆哆嗦嗦着兩手，在余仁厚臉上亂抓，哭叫着：

『你下這樣毒手！你下這樣毒手！』

全場又吼吼的叫起來！

『打一頓再往下說！』

『打呀！打呀！』

又是叮噹的一陣亂棍。

於是，說一陣，打一陣，沒等說完，余仁厚曹三掙就癱在地上了。四眼子雖未那樣利害，骨頭也吓軟了。

人民審判官，楊二拴、張振峯，立起來，喊道：『住手！』衆人都聽審判官宣佈：

根據余仁厚曹三掙兩人犯罪，經政府批准，由人民公審處決，現在，每人一塊紙，願他們死的劃個×，願他們活的劃個○。

結果，都劃了×，還有劃兩個×的，竟把紙劃破。

經審判官宣佈以後，全場雷鳴般吼起來！

『好哇！好哇！殺了他們！』河水都振蕩起來了。

二拴媽媽，把棍子擲在地上，抖着滿頭白髮，跪在場上，顫微微的含淚說道：『謝謝鄉親們，可給我報仇了！』衆人也都齊聲喊道：『萬人報仇啦！萬人報仇啦！』

四眼子那大疤拉，因是個狗腿子，又是個窮光棍出身，大家議論半天，結果，判了他五年徒刑。

兩槍響聲，兩隻大蟲算是給人民還了債。

散會時，二拴跳桌子上叫道：

「明天吃完早飯，在這集合開會，分配勝利果實！」

荆各莊的故事



出版者

山東新華書店總店

著者
管

權

一九四八年一月出版

1-3000

4245

12.1.

~~4245~~

82

744

57.7
45.1-4